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三十五回 趙匡胤博魚繼子 韓素梅守志逢夫

詞曰： 散慮逍遙，具膳餐飯，適口充腸怎慢。飽飫烹宰不如前，游鯤獨運誰能辦。
路狹槐柳，逐物意移，猶子比兒非濫。虛堂習聽已情深，因愛他守真志滿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話說趙匡胤因避暑乘涼，遇了王佛子贈瓜解渴，教他投軍博些事業，一時鼓動了功名之心，感觸了尋兄之念。便回至廟中，與鄭恩商議定當，收拾了行李包裹，把鎮上父老請來辭別。那些父老一齊問道：「二位賢士，呼喚小老們到來，有何分付？」匡胤道：「在下弟兄二人，要往百鈴關訪一朋友，往返有數日之隔，因此相邀眾位到來，暫為告別。」父老道：「既二位有此正事，我等豈敢屈留！但訪著了令友，即望回來，幸勿阻滯。」鄭恩道：「你們放心，包在樂子身上，一同就來。倘二哥不來，樂子必定來的，好領你們的厚情。」說罷，把包裹行李一齊揹在馬上，提了酸棗棍，把馬牽出了廟門，讓匡胤坐了。匡胤拱手辭別，提刀策馬而去。鄭恩步行，也別了眾人。

兩個離了平陽鎮，緩緩行程。怎當那火塊般的大日，照臨下土，熱氣蒸人。兩個行行止止，不覺到了百鈴關，祇見城樓高聳，垣柵巍峨。兩個走進了城，此時國異人殊，城門上也不來盤詰，因此放膽前行。見那街市喧嘩，店舖接續，人煙集湊，風景繁華，果然不亞於東京，好個鬧熱去處。當時尋覓了店房，匡胤下了馬，店小二牽往槽頭，弟兄二人揀了一間潔淨房屋住下。小二端了面水進來，各自洗了面。又將午飯吃了。

鄭恩道：「二哥，我們閑著沒有事情，何不到街上去玩玩兒，也是爽快。」匡胤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帶上銀包，叫店小二鎖上房門，離了飯店，到街市上閑走了一回，見那路旁有座酒樓。匡胤道：「三弟，天氣恁般炎熱，行走不得，我們且到這樓上沽飲三杯何如？」鄭恩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」兩個一齊進店，揀了一座有風透的樓上，對面坐下。酒保上前問道：「二位爺用甚麼酒菜？」鄭恩道：「你祇把好酒好菜拿上來我們吃。」酒保聽說，走將下來，提了兩壺酒，切了兩盤子牛肉，送上樓來，擺在桌上。鄭恩把眼一看，祇有一樣的兩盤子牛肉，頓時發怒，把桌子一拍，罵聲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叫你拿好酒好菜上來，怎麼祇把這醜的牛肉與我們吃？」酒保滿面堆笑說道：「爺們不要動惱，此刻已是平西時候，小店雖有幾味好菜，早上都賣完了，祇有這煮牛肉權且下酒，要用好菜，爺們明日早些來，小人自然效勞，管待二位爺吃得歡喜。」匡胤聽那酒保言語溫柔，小心答應，叫聲：「三弟，你且吃杯酒，待愚兄往街上買些下酒之物，與你歡飲。」鄭恩聽說，拿起壺來，自酌自飲。匡胤下樓，來到街上，走無多路，祇見一個童兒拿著一尾活魚，立在當街，口內說道：「過往的客官，倘有興兒，可來博我的魚，祇要贏了去吃。」匡胤聽說，心中不解，止步觀看那童兒，祇見：

天庭高聳眉清秀，地角方圓骨有神。
懸膽鼻梁多周正，墜環耳畔定方稜。
唇紅齒白人伶俐，氣足形端後必成。
雖說布衣能潔淨，口中祇叫賭輸贏。

匡胤叫聲：「童兒，我正要買尾鮮魚下酒，你何不賣與我，多付你幾個錢，強如在這裏叫輸叫贏，說厚說薄，再隔一回，這魚要臭了。」童兒聽說，把匡胤上下一看，笑容答道：「爺們想不是這裏人，所以不曉得此處風俗。我這魚不是賣的，乃是顛那八叉八快，賭輸贏的利物，我在這裏叫說的，便是博魚的博字，不是厚薄的薄字，客官若要鮮魚，請往別處照顧罷。」

匡胤聽了這席言語，心中暗想：「好一個伶俐的童兒，看他年紀雖小，說話倒也乖巧，齒牙乾淨，又通文理，後來必有福氣。」遂叫聲：「童兒，怎麼叫做八叉八快，你可說與我聽。」童兒道：「客官，我這手裏八個銅錢，一字一河疊將起來，往地一丟，或成八個字，或成八個河，總然謂之八快，客官顛得這八塊，就是贏了，一文錢不費，拿了魚去，祇當白吃。若丟下去為七個字一個河，或七個河夾著一個字，總之算為八叉，客官便要給我五文錢，十下不成，給我五十文錢。就算客官輸了，這尾鮮魚還是我的，故此叫做八叉八快，博個輸贏。」匡胤聽了，微微笑道：「童兒，既是如此，我與你博了這尾魚罷。」那童兒道：「客官，你既要博我這尾魚，祇是先把輸贏講過，見見寶鈔，然後好博。」匡胤暗想：「這小兒果然老到。」便往身邊摸出銀包，打開與重兒看道：「你看見了麼？」重兒見了銀子，說道：「客官倒也正氣。」便將八個銅錢，一字一河疊將起來，遞與匡胤。匡胤接了，便往地下一顛，祇見七個錢先成了七個河，祇有一個尚在地下亂滾，滾了一會，隱隱的露出字來，匡胤慌忙喝道：「河！河！河！」真命天子非同小可，纔說得河，那暗地裏護駕神祇聽這旨意，便向那錢上吹了一口氣，真也作怪，明明是個字了，忽地叮的一聲顛了轉來，卻又是河。兩旁看的人一齊拍手大笑。

匡胤也是歡喜，把銀包揣好腰間，提起鮮魚就要行走。那童兒急了，一把手扯住了衣襟，再也不放。匡胤回轉頭來，對著童兒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頑皮，既賭輸贏，扯我做甚，想是你輸不得麼。也罷，你既捨不得這尾魚，就在當街上磕下個頭，叫我一聲父親，我便重重的償還資本。」那童兒也便笑道：「客官莫要哄我，想我們既在當街上博魚，受得贏，難道受不得輸，莫說一尾，就輸了十尾，也不肯輕易磕人的頭。況為人祇有一個父親，若是叫了別人為父，豈不被人笑話！客官你也休小覷於我，我扯住你非為別事，祇為方纔那個錢丟在地下，明明是個字，怎麼你叫了一聲河，這錢就顛了轉來，所以倒要請教，是甚麼的法兒？」匡胤聽了暗笑道：「我知道甚麼法兒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」說道：「我這法兒，其名喚做喝錢神法，乃是夢中神人傳授，靈驗非常。憑你給我一千銀子，也不肯輕易傳人。」那童兒聽罷，把手鬆了。匡胤提了鮮魚，步到店來。那童兒卻暗暗的隨後跟來。

匡胤走上了樓，鄭恩便問道：「二哥，這尾鮮魚恁的活跳，不知費了幾分銀子買的？」匡胤道：「是贏來的。」鄭恩道：「怪道二哥去了這一定會，原來在那裏耍錢快活。」匡胤便將博魚的原故說了一遍。鄭恩大喜道：「二哥真是有興，纔進百鈴關，就贏了整尾的魚來，必定有個好處。叫酒保快拿去烹了來，與樂子下酒。」鄭恩正叫酒保，祇見那童兒走上樓來，見了匡胤，雙膝跪下，磕了一個頭，叫一聲：「父親，孩兒特地前來賠禮。」匡胤看了，祇是笑個不住，開言說道：「你這不識羞的頑皮，你方纔既說不肯與人磕頭，不叫別人為父，怎麼這會兒又來認父磕頭，卻不慚愧麼？」那童兒賠笑答道：「客官有所不知。方纔在當街若是磕頭叫你，豈不羞殺，日後怎好做人，再在街上做這博魚道路？如今在這酒樓上磕頭叫父，祇有這位黑爺看見，再無別人，因有一個下情相告，我祇有一個母親，沒有父親，本是大名人氏，因前年逢了饑荒，母子兩個難以過活，為此到這百鈴關來投奔親戚。不料撲了個空，又無盤費回家，祇得流落在此。沒法度日，弄這法兒，用五六分銀子買這一尾鮮魚，拿到街市上，每日叫人來博。博了五分，我就夠本。若博了十分，就有利息了。這不過是個哄人法兒，拿回家去，養贍母親。誰知今日遇了客官，一博就成，連本帶利多沒了，叫我母親怎好度日。因此跟到此間，磕頭叫父，望父親把這尾魚捨了孩兒罷，還要求這喝錢神法傳與孩兒。日後長大成，定當報答。」

匡胤未及回言，祇見鄭恩在旁聽了這些言語，祇把雌雄眼笑得沒縫，說道：「二哥，這個娃娃好乖嘴兒的，說了這樣可憐的話兒，把這尾鮮魚與了他罷。」匡胤道：「童兒，你今年幾歲了？叫甚名字？」那童兒道：「我叫祿哥，今年長成十歲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不信，這十歲的娃娃，這樣賊乖。二哥，你何不收了他做個乾兒子，也是好的。」匡胤聽言，也是歡喜，便道：「祿哥，我欲繼你為子，你可肯麼？」祿哥道：「父親果肯垂恩，便是孩兒的大幸了，焉有不肯之理。」說罷，重新對了匡胤，恭恭敬敬拜了四拜。立起身來，又向鄭恩作了四揖。鄭恩把嘴一噉道：「你看這驢球入的，賊乖的娃娃，見父親就是磕頭，望了樂子祇是唱喏。」祿哥復又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三叔，怨姪兒無禮之罪。」匡胤見了，心中大悅，叫道：「三弟，這是好漢之兒，不輕下

禮，你莫要怪他。」遂向身邊取了一錠銀子，說道：「祿兒，這魚留在這裏，要與你三叔配來下酒。這一錠銀子，你拿回家去做本養母，你去罷。」祿哥接了銀子，又說道：「父親，還有那喝錢神法，一定要傳與孩兒，好待孩兒回家見了母親，表揚大德。」匡胤想道：「這就難了，我不過一時戲言，有甚神法？也罷，且將他哄過了，打發他去。」說道：「祿兒，這神法不用傳授，你祇把這八個錢來，我與你做法。」祿哥將錢遞與匡胤。匡胤故意謔說了幾句法語，將錢吹上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將此錢拿去，有人與你博魚，喝聲要字就字，要河就河，再不輸與別人。若遇沒錢用度，可到王家店來尋我便是，你去罷。」祿哥拿了銀錢，遂即拜別下樓，千歡萬喜的回家去了。

那鄭恩哈哈笑道：「二哥，雖然你給他一錠銀子，卻已得了鮮魚，又認了兒子，真是喜事，快叫酒保把這魚去煮來，樂子多敬你幾杯喜酒。」那酒保登時把魚庖好了，送上樓來。弟兄兩個開懷暢飲，直到黃昏時候，算還酒錢，回歸飯店，收拾安寢。正是：喜將沽酒飲，笑待玉人來。

不說匡胤二人回店。且說祿哥回至家中，見了母親，滿面堆笑，把銀子放在桌上。其母見了，便問道：「我兒，你今日好個彩頭，贏得這整錠銀子回來。」祿哥道：「敢告母親得知，這銀子並不是博魚贏來的，乃是孩兒的乾爹所贈，叫兒做本營生，養膳母親的。」其母聽了說道：「你這畜生，小廝家偏會說謊，那裏有甚乾爹贈你銀子？」祿哥便把博魚始末告訴一遍。其母就問：「這人如此仗義疏財，你可知道他的名姓麼？」祿哥道：「他的名姓，孩兒倒不曾問得，祇聽他口氣，好像東京人氏，他的相貌是一個紅臉大漢。」其母聽了，低頭不語，暗自沉吟，不覺觸動了萬千心事，數載相思。看官知道甚麼緣故？原來祿哥的母親不是別人，卻是趙匡胤的得意玉人知心婁子韓素梅也。

自從在大名相處，匡胤分別之後，他就脫胎替操，冰雪居心，寧受鴛兒打罵，抵死不肯從人。後來老鴛死了，又遇饑荒，把他姐姐所生的兒子過繼為子，取名祿哥。這孩子勝似親生，十分孝順。那素梅有個姑娘，嫁在這百鈴關一個千戶為室，所以娘兒兩個，乘大名饑荒，投奔百鈴關來。誰知姑夫姑娘俱已棄世，因而母子無倚，進退兩難，祇得生出這個法兒，叫祿哥到街上博魚度日。今日聽了祿哥之言，怎的不觸動前情。沉吟暗想：「祇有當年趙公子，是紅臉大漢，住在東京。他在大名與我相遇，恩情最重。後來軍滿回家，又聽得惹了大禍，逃出城外，我幾遍打聽他消息，不見著落。今日祿哥所認的乾爹，莫非就是他？我何不明日邀他到來，便見是否。」想定主意，叫聲：「祿哥，你明日早起，把你乾爹請來，我有話說。」祿哥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不去。」素梅道：「你因甚不去？」祿哥道：「母親，你是個女人，那乾爹是個男子，現在家中沒有男人，非親非故，把他請來相見不便。倘被外人談論，背地罵著孩兒，這便怎處？」素梅大喝一聲：「咄！畜生，怎敢胡言，你這小孩子家省得甚麼道理！人生面不熟，就給你一錠銀子，知道他是好意還是歹意？請他到來，待我當面問他一個明白，用這銀子纔好放。倘然胡亂用了，他或者到來取討，你把甚麼還他？」祿哥道：「哦！原來是這個緣故。這卻不妨，待孩兒明日去請他便是。」說罷，拿了錢鈔筐籃，往街上買了些東西回來，母子兩個，安備晚膳用了，收拾安寢。一宵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祿哥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出了門，便往王家店來。走往裏面，逐房觀看，至一間大房中，纔見他二人正在房裏閑坐吃茶。祿哥笑嘻嘻的走將進去，作了揖。鄭恩叫道：「樂子的姪兒娃娃，我問你，大清早到來做甚麼？」祿哥道：「沒有別事，奉母親之命，叫我到來請父親去有話面講。」鄭恩哈哈笑道：「樂子的姪兒，這個光景，樂子猜著了。」祿哥道：「三叔，你老人家猜著甚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猜著你娘見你認了個乾爹，他心裏也要認個乾丈夫哩。」祿哥道：「三叔，大清早起，不要取笑，請父親去自有正事。」匡胤道：「祿哥，我昨日認你為兒，不過一時情興，取個異路相照而已。吾與汝母從未會面，況你說過，自己父親不在家中，我若去時，便是男女授受不親，斷難難以相見。」祿哥道：「這話孩兒也曾說過。母親說，男女不便相見，果是正理，如今祇好用權。孩兒來請，非為別事，祇因昨日父親給我的銀子，拿回家去，母親見了，有些疑心，孩兒從直告訴，總然不信。故此來請父親到家，當面問個明白，然後好用。」鄭恩聽言，不住口的贊道：「好好，好一個女子！雖然未曾會面，必要問個明白，樂子歡喜著他，二哥，你便去走走何妨。」匡胤道：「既如此，三弟可同我一行。」鄭恩道：「當得，樂子一定奉陪。」說罷，二人各穿了袍服，拿了紈扇，一齊出來，鎖上房門，分付店小二喂馬飲水。

祿哥當先引路，弟兄兩個隨後而行，轉彎抹角，不多時到了門前。祿哥立住了腳，叫聲：「父親、三叔，草舍柴門，裏面淺窄，待兒進去稟知了母親，然後來請相見。」匡胤點頭稱善。祿哥推門進去，見了素梅，說道：「父親請到了，現在門外。」素梅道：「快請進來相見。」祿哥把弟兄二人請到裏面。匡胤舉目觀看，雖然三間草房，倒收拾得潔淨。二人到了草堂，便立住了腳。那素梅在裏面隔著簾兒，往外細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在大名府打走韓通關心切意之人，不覺心頭酸楚，珠淚頻拋，顧不得鄭恩在旁，邁動金蓮，步出堂來，叫聲：「趙公子，你這幾年在外，想殺奴也！今日甚風到此，得能重會。」匡胤聽了，不知是那裏來的冤愆，吃了一驚，往後倒退幾步。斜眼往內一睃，卻原來是心上之人，也顧不得鄭恩在旁，走上前，挽住了素梅之手。兩下敘過了別後事情，悲喜交集，見了禮訖。

那鄭恩在旁見了這等光景，不知就裏，呆呆的立了一回，就把匡胤一扯，叫道：「二哥，立遠些！方纔你未來的時節，說話何等正經，道是甚麼男女授受不親，不好相見。及至到了這裏，看他有些齊整，你便不肯老成，拉拉扯扯，講起情話來了。從今以後，你若再和樂子假撇清，樂子便不信你的心腸，你就住在這裏，做個乾丈夫，快活過了日子罷，樂子去了。」說罷，怒氣沖沖，拔步便走。有分教——竹籬茅舍，聊存數日之綢繆。皋比虎符，難免三番之羞辱。正是：

未識緣由須有怒，一經剖析自無憂
畢竟鄭恩去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